

海 诚 著

程宇正一脸哲学地跟我聊卡夫卡

海风拂来

撩起了近处一个漂亮女孩子的裙摆

我考程宇道

你说是风动

裙动

还是心动

三选一

他盯着那漂亮的女孩说

哥儿们

你能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吗

X i n D o n g

心动





海 诚 著

心动

程序正一脸哲学地跟我聊卡夫卡

海风拂来

撩起了近处一个漂亮女孩子的裙摆

我考程序道

你说是风动

裙动

还是心动

三选一

他盯着那漂亮的女孩说

哥儿们

你能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动/海诚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4
ISBN 7-02-004486-7

I. 心… II. 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9160 号

责任编辑: 刘会军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王鸿宝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心 动

Xin Dong

海 诚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3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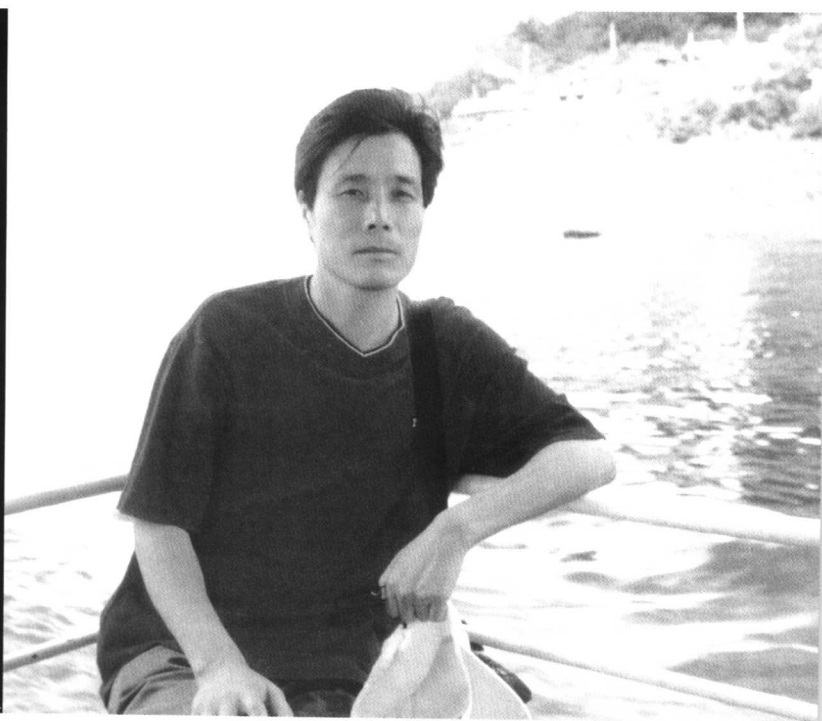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486-7/I·3411

定价 18.00 元



作者像



MAY 95/96

我不想提禅宗南祖慧能的故事：他听见两个僧人争论“风动”还是“幡动”就去更正。那年头离咱们像非洲一样遥远。我宁肯告诉你前年夏天有关程宇的一件趣闻——当时我和他在海边溜达，他正一脸哲理地跟我聊卡夫卡。海风拂来，撩起了近处一个漂亮女孩子的裙摆。我考程宇道，你说是风动、裙动，还是心动？三选一！他盯着那美女闪现的迷人玉腿说，哥儿们，你能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吗？

瞧瞧，文化人就是这样经不起诱惑。

——题 记

目 录

一	时光咖啡馆	1
二	回 家	6
三	主角登台	10
四	佩晴出场	17
五	花一般的女刺客及其它	21
六	姐妹俩	25
七	又见蔷薇	29
八	不期而遇	34
九	往事如烟	39
十	午 宴	44
十一	依稀鸳梦	50
十二	真实的谎言	53
十三	惶惑	58
十四	诱惑	63
十五	隔着代沟看过来	70

十 六	温柔漂亮的鸡	73
十 七	汪董与佩虹	79
十 八	秀色可餐	86
十 九	姹紫嫣红聊天室	93
二 十	匿名电话	98
二十一	一夜情	102
二十二	漩 涡	107
二十三	消失的暗香	114
二十四	举报信	118
二十五	汪董淘金记	122
二十六	海情俱乐部	129
二十七	六神无主	135
二十八	风乍起	139
二十九	覆手为雨	145
三 十	细 节	149
三十一	最后的报复	153
三十二	缤纷乱意	160
三十三	咖啡馆血案	167
三十四	警察登门	173
三十五	月下救美	178
三十六	富婆与灰姑娘	184
三十七	旧 事	192
三十八	耳朵发热	200
三十九	盯 梢	206
四 十	索价百万	211
四十一	何秀之死	219

四十二	葬礼进行曲	227
四十三	女警清玫	231
四十四	醉意朦胧	237
四十五	千钧一发	242
四十六	东东犯规	249
四十七	杨倩来访	255
四十八	月光丽影	261
四十九	力挽狂澜	266
五十	教堂和黑洞	271
五十一	让你知道我爱你	278
五十二	转 学	285
五十三	反败为胜	289
五十四	讯 问	293
五十五	离 别	298
五十六	写作素材	302
五十七	真 相	309
五十八	夜空辉煌	315
五十九	重归故里	319
六十	迷路的孩子	323
六十一	汪董谢幕	327
六十二	将来的故事	333

一 时光咖啡馆

鹭海市的咖啡馆大大小小的有几十家,我最偏爱的是 Time Coffee——时光咖啡馆。它位于一条叫鱼脊路的小街上,从二楼的原木窗子,能望见不远处的大海。

咖啡馆终日点着柔和的灯。橙黄是它的总色调,但细辨又有不同:各色吧灯分别制造出嫩黄、橘红、浅绿等小区域,仿佛各色羽毛温柔地铺满厅堂。穹顶为玫瑰红色,垂着绿油油的藤萝。一堵凹凸不平的石墙上挂着各式钟表,从一百年前的瑞士齿轮古董钟到最新的石英表应有尽有:老式钟表大多停摆了,电子表无声地转着。它们以一种简单的形式演示历史与现实的嬗递。冲街的一面是玻璃墙,清水不断地从透明墙面漫下。水帘洞儿似的。叫人一进来就感觉神清气爽。

我坐在临窗的一个桌子前,翻看服务小姐递上的 Menu。今天我给一家大型图片社驻鹭海记者站写了三千字的筹划文案,中午饭只吃了几块饼干,整个人像缩了水的带鱼,眼睛也黑了一圈像国宝盼盼。我决定自己犒劳一下自己,便离开铁锚街寓所,开着我的二手夏利车来时光咖啡馆。一路上湿热的空气中漂浮着各式美女,她们是城市时尚的精灵与标志物。枯燥地面对了一天电脑屏幕,此刻瞅瞅她们垂肩的长发、细柔的腰肢和

性感的几乎扭出短裙的小屁股,感到生活真 TMD 美好!美女是城市的花朵,再不用挨饿、担水、拾柴禾,如今的女孩子就得天独厚地长得高挑、匀称、白嫩,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和琳琅满目、物美价廉的假名牌服饰,很容易就制造出一批批的美眉。

现在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很容易让人变得简单。譬如幸福,譬如快乐。它们可以量化为香车、娇妻、别墅或美酒、情人、出国旅游什么的。怎么也不是野人献曝了。据说有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战战兢兢嫖了一次娼:那鸡漂亮得令他心花怒放;他一边流泪一边像加足了油的钻机干得很带劲儿,末了给了女孩子四倍的价钱。在物欲横流的世道,你独去深刻,谁理会呢?充其量是洒下堕落伴着忏悔的泪水吧!

我点了一份海鲜饭套餐,随后端起冰水慢慢地呷着。这家咖啡馆颇宽大,一些假山石、人造树木和鲜活的海芋、竹林把厅堂隔成几个相对独立相对隐蔽的区域,有卵石小径勾连其间。中央地带耸着几架秋千,绳子上缠着塑料花枝。此刻秋千架上有女孩子正慢慢晃荡着身子吃冰淇淋,不时伸出粉嘟嘟的小舌头舔沾了奶油的手指,一双修长的沙漠色长腿在露脐的热裤下舒展着诱惑。

她是一个人,大眼睛空洞地半开半合,头发是挑染的酒红色。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鸡,只知道她很靓丽也很寂寞,可能是在等人吧?我瞅着她吃海鲜饭,几次把汤勺送到鼻头上,弄得嘴巴很愤怒,派舌头去攻击。看来秀色固然可餐,也容易惹是生非。

就在近处,一群年轻的民俗文化志愿保护者——三男一女围着一张圆桌慷慨激昂,控诉城市发展对文化古迹的破坏,与咖啡馆的气氛不甚协调。每当声音高亢时,那女孩总是柔声劝道,咱们不是说好来放松一下吗?喝酒喝酒!她喝的是红红的番茄

汁,男人们喝的是啤酒。

服务小姐收拾了狼藉的餐具,我又要了一杯蓝山咖啡。我记得我的导师说过喝咖啡就要喝 Black 咖啡,加奶加糖都会破坏咖啡那种纯粹的香味。黑咖啡第一口是绝对的苦,像万恶的旧社会。但不要怕,第二口仍与中药无异。等到第三口下去,不经意间,一股香气宛如嘹亮的歌声从喉头从五脏六腑蹿了出来,叫你体会到什么叫苦尽甘来。

那女孩仍在秋千上轻轻摇晃,时而流转秋波环顾一下四周。她窈窕的身影,像一枝金缕梅孤寂地摇曳在暮色中。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就目前男人的低下地位,谁也不敢约了美女不按时赴约。我判断她不是鸡,也是想挣外快的女学生,决定过去打个招呼。

“Hi,一个人吗?”我低沉的嗓音在舒缓的布鲁斯音乐中,显得特具亲和力。

“目前是。”女孩子打量了我一眼,矜持道。“等人呢!”

“等男朋友?”

女孩子笑笑,未置可否。

“或许我可以客串一下。”

“你有钱吗?”

“有呀,不过不多。”

“车呢?别告诉我你开辆破夏利!”

我嘿嘿笑,简直神了!我想逗她一下:“虽然我开辆破夏利。不过我有个哥们,他钱多得可以买下联合国!”

“真的?他在哪儿,能介绍我认识吗?”女孩子两眼闪闪发亮,如沾了油的玻璃球。

“他叫梁锦松,香港人。”我一本正经道。

“梁……”女孩子沉吟。“这名字我怎么听着耳熟？”她拍拍脑瓜儿，想起来了，“呸”了一声：“那不是伏明霞的老公吗？”我忍不住笑起来。她噘了句：“见你的鬼！”跳下秋千冲卵石小径上一个中年胖男人扑去，“黄哥，你怎么才来！”

那胖子一身名牌夹着皮包，边走边牛皮哄哄打着手机：“不就是五百万吗，小Case啦！哥哥我上亿的资产会赖你二拉子的账？”他搂上那女孩的小蛮腰去一张空桌。女孩子藤缠树一样傍着他。

我悻悻地回我的桌子。咖啡已经凉了，一种彻底的苦袭上心头。虽说这情景也是见惯不怪了，但眼瞅着一个个妙龄美女扑到大大小小的款爷怀里，心里还是火躁躁的。当代再也没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了。

手机响了，我接通，带着莫名的烦躁问一声：

“喂，谁呀？”

“程宇吗？我是杜伦！”

杜——伦？噢，我想起来了，杜伦，外号渡轮，我的小学同学。中学我们不在一所学校。读罢高中我在工厂呆了一年，而后考上师大中文系，如今靠码字儿为生；他上的是省经济学院，毕业后步入仕途，现在是鹭海所属县级市——锦水市的市委书记。

“是杜书记呀，有什么指示？”我声音热情起来。说心里话我最烦的就是政府官员。我讨厌某些人的官腔做派、虚头假脸，讨厌他们不懂艺术还指手画脚、上纲上线。当然我也有缺点，比如上下级观念淡薄，言语不投敢跟领导拍桌子等——我也因此而栽了筋斗。但杜书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官员，我们是同学兼好友，那就另说了。

“老同学，回家散散心吧！”

“散心？好啊！不过眼下我比较忙。”我要拿拿糖。

“一定要来！明天一早我派车去接你。有事请你这位大作家帮忙呢！”

我思忖了片刻，答应了。不仅是因为杜书记不会白让我帮忙，还想着锦水毕竟是我的故乡，我也好久没回去看看了。

二 回 家

锦水因城南有一条清清浅浅的锦水河而得名。我小时候就常和小伙伴們一道儿去洗澡、打水仗、下鱼盘子。你知道怎样下鱼盘子吗？前期准备工作：用食油调和麸子；备几个浅汤盘，及相应的中间剪好杏子大小洞儿的纱布。有这些就可以操练了：先往盘中捏少许油麸子，用纱布蒙上盘子，四角在盘后打个结儿，下水找小鱼聚集的区域，用手捂着纱布（防止油麸子顺小洞浮出水面）把盘子平沉到水底的细沙里，然后人躲到一边去；过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蹚水过来，一手捂住盘口，把盘子起上来，就会感觉手心下的纱布一跳一跳的——那是钻进盘中吃油麸子的小鱼儿在挣扎。

那种童年猎获的快乐，随着锦水河的污染早就消失了。

现在的锦水市区扩大了许多，新市委附近盖了不少新楼房。最令人惊异的是，锦水河消失了！司机告诉我，锦水河黑臭了好几年了，每年夏秋孳生的蚊子铺天盖地；去年七月竟涌入市委常委会会议室，仿佛突然袭来的敌机：杜书记的大白脸也未能幸免，被叮了几个粉红疱儿。于是常委会临时增加一项动议，最后决定用水泥板封上锦水河，把它变成一条中心景观大道。这样既美化了环境，也解决了市区上下班时交通堵塞问题。可谓一箭

双雕！

轿车驰过车水马龙的闹市区，瞅着欣欣剧场、天成贸易中心……这些熟悉的招牌，感觉真是到家了。途经市文化馆的仿古门楼时，我心跳了几下。当年，我因发表了锦水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从某中学调到文化馆。六年后，我又调出文化馆，奔了省城……我的几部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文化馆工作期间完成的。从院落里传出一阵琴声和歌声，大概音乐组正排练节目吧。我似乎又看见老组长弹那架旧钢琴的专注神态。他有满腹的才能和抱负，到头来还是困在小县城里。我有好多年没见他了。此刻的琴声欢快而昂扬。我想很可能弹奏者不是他了，换成一个生着短髭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师专毕业生了。

无端的感慨中，车驶进原市委招待所、现在的锦水大酒店。我是锦水人，但因父母已作古，惟一的房产也租了出去，我回家也只好住旅店。杜书记的司机把我带入事先安排好的2号楼的一个商务间里。中午，酒店的总经理陪我吃了饭，说杜书记在基层检查工作，下午来看我。

去年春天老同学聚会时，我回过一次锦水。有一个外号叫“牛蛋”的牛姓同学，现在是一家快倒闭的小厂的副科长，曾悄悄告诉我一个关于杜书记的民谣：“一辆车四个零，里头坐着大坏熊！”我只笑笑。过了一会儿，发起聚会的一个同学，当下在市政府办公室打杂儿的张斌，招呼大家去餐厅门口，说杜书记快到了，去迎迎。我没动，同学联欢会嘛，怎么把官场的一套用上了！我从窗口瞧见一辆奥迪车开过来，“大坏熊”杜书记下了车，马上有几十只手伸过去，像众多粗细各异的箭乱蓬蓬射向靶心。

杜书记蜻蜓点水似地给这些没出息的至今还在家门口混的同学握手，忽然问，噢，程宇没来？我从窗口朝他挥挥手，他立即

甩开众人大步进了餐厅,与我紧紧握手。他的手又厚又暄,温暖得像才出炉的面包。如果他再代表市委说几句慰问的话,任何受到不公待遇或遭火受难的老百姓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体会到党的关怀。

以下的聚会中,他指定我陪他坐。杜书记讲话很有水平,同学聚会也是先讲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而后总揽全局,谈上任后各项工作取得的巨大进展,最后落脚到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好领导怎么会是“坏熊”?我越来越感觉“牛蛋”的话怀有偏见,也许他曾找过杜书记想调个好单位没能如愿?

宴后私下里,杜书记也跟我说过一些掏心话,倒倒苦水:当一把手真难!首先是财政紧张:历年来的机构改革后必有反弹,官民之比已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45变成现在的1:30,全市党政群行政事业单位一百多个,三万来人“吃皇粮”;每人一年费用按六千算,就近两个亿!而全市财政总收入才三亿五,扣除列收列支体制上缴一亿五,几乎一分钱不剩了!另一个大问题是国营企业不景气,一些传统行业工人下岗;银行百分之六七成的贷款收不回来,成为坏账、呆账、烂账。他愤怒地斥责某行行长为了区区十万元回扣,就轻易地把三百万贷款划到一个假港商开的假合资公司账上,那人卷款而去。再加上失业工人静坐,法轮功分子闹事,社会治安不稳定,真的是焦头烂额!

我望着他突然间不再神气、疲惫无奈的面容,感觉杜书记还真是不错,最起码有忧国忧民之心。而这点与知识分子是相通的。我们谈得很投机。我越来越了解到他其实是个很有事业心的领导干部,真的想为老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对上上下下的腐败现象,跟我一样,也是深恶痛绝。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

跟他重续了当年莫逆之交的情谊。

.....

午饭后我本想睡一会儿,但饱嗝鱼贯而至涌出喉头,仿佛重新报菜谱儿。便出酒店消食儿,在附近几条街道转悠。这儿已经改建过了,满眼是新楼盘,路两侧的门头房开起了餐馆、杂货铺、五金电料行、茶叶店……一家接一家,跟去年变化不大。若说有不同,就是有些店面的内容换了,看来商业竞争无处不在。这些小店,生意似乎都不是太好,顾客零零星星撒着,有的甚至门可罗雀。一家小饭店关了门,门板上贴着转让转租的红底黑字布告,纸掀了角,在风中簌簌作响。而那边一家发廊看来才开张,穿皮短裙的温州妹踩着一地红爆竹纸屑,在门外捅烧热水的蜂窝煤炉子。

“先生,理发吗?”温州小姐笑盈盈地冲我打招呼,还暧昧地眨眨眼。“要不进来洗洗面?”

“洗面不如按摩啦!”我南腔北调地撇着腔,装成“打野食”的外地客人。

“按摩可以啦!你要正规按摩还是特殊按摩?——喂,先生,别走啊!”

这就是锦水,我的故乡。每一次回来,都有许多感慨。她再也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清贫然却纯洁的世界了。